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傳二

錢大昕著

嚴先生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曆中補縣學生與李流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畧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畧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畧丈夫者多而

婦女則畧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一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已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

則觀政於朝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弘猷則法古人
之大道欲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
師行無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
秦命未膺昭襄雖强不當遽以紀年朱梁石晉之惡浮於
黄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亾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
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
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以彌
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惟黄淳
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遺漏先生
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學千倍於我

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子之一不如我
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允厚爲之序且摘
通鑑違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蝗饑郊天祀廟行幸
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
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
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玄武門所謂南北兩
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而通鑑但書罷不書立是爲無
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圍憲於
舒建武六年馬成拔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
帛意爲漁浦侯通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

是爲無尾禿髮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杜聖曆二年八月而通鑑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曆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賓客本杜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曆元年二月久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曆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三月便書頊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寗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

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據率眾三萬軍於洪池攻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

輩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死之而通鑑謂沖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攻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杭節誠誤至尹冲之死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温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温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即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摇內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

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寃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顚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少是不攷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湝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

執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
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以孝伯也先生
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
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
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
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若璩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寨鄉五世祖始居
淮安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
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

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臥沉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摯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偽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

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

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宫劓割頭庶剠與眞古文旣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愼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

與晩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眞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

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壯上禹總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既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

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
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
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
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
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
有此言晚出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
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
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其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
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
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

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尙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杜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杜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

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
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
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
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
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
時也徐大歎服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
日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
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

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
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并當論其地少讀
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
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
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
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
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
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
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
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

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
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
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
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
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
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
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
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
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
知然論語敘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

十七時子路甫入歲黙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

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為輿上施靑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簀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為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亙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

以靖逗遛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朏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太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

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
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
崑山徐尚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
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
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
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
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从說文作菏滎波既豬波當从鄭
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
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

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錐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留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

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
本文具杜洪範宋儒剏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
且謂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
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
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
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
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眞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杜邦畿
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
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幷禹貢錐指獻諸

行杜有

詔嘉奬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有

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尚書孫彥

穎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

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蕺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闇誦尚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撰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先生力

辭乃延主其家以刋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尚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

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扗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

歸盍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攷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

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
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
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
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
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
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
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
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杜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
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
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

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

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祖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啓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勸之先生曰吾少無温飽之心徒勞苦奚
爲者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
是儆廛華滙之濱楗戸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社諸老
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爲
師先生勉應之杜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
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
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
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顔耳

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尙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交
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生
褎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
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拜
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

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
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剿襲成言
以爲已有葢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
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
覷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
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
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即其
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
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
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

小序覺其迂闊牵强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
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長彼碩
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
大若賢人之賢交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
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
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
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
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
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
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

子不皆立後其貲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貲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緦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

子既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且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杖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

矣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
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為宜稱者矣父而
存為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長孫
為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其父之
隱而為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覯過知仁君子當憐而予之
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為不體試思身為庶子既不可卑其
母身為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與人論史記謂
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
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尚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
考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

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鎭孫主事夢逵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郁祖有聲

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周湯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覩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

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
項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
事請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
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
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
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

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靑其衿嘗言漢時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遣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留任三年粵士皆鼻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

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
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
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
授後不爲例杜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
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
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
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
午冬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鎭江城卽束裝赴工所棄産興役所修不及二十
分之一以産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
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
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
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
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
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

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
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
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
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
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
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
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襃貶皆春秋諸
儒之論故紀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
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

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哉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

經皆從古讀葢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葢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杜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

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

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旣殊又焉能相
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旣旣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
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
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遂理數攷四卷其畧
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
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
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
中呂是陽正陰倍之法絶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
黃鐘爲宫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
黃鐘宫爲正宫小呂遂之黃鐘宫爲下宫徵最小而以爲

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㽔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㽔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故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蕁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

名

王先生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尚書犖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郎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杜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杜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

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内府白金爲喪葬之費
諭以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嘗踏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

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並儀
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畧云朱子於易有本
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
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
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
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
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圓圖其伏羲
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
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
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

四卦圖其眞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

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于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葢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郎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

有而不知其為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
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
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叙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
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
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
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
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
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
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
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

杜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

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

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幷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

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巳發未發說作於巳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

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寔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

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自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錢大昕著

傳三

惠先生棟傳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之次子初爲吳江學生員復改歸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父友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常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于學問

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毀家修城先生往
來京口飢寒困頓甚于寒素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
徒自給陋巷屢空處之坦如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
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眞僞瞭然若辨黑白
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公黃文襄公交章論薦
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
也年五十後專心經術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
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
亡幸存其畧于李氏集解中精擘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

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然先生之緒言具在好學深思之士因其義例推而演之闕者尙可補也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亨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能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劉向云今易萁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爲說讀萁子爲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閡

于亥孳萌于子該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荄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于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譖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

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别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无經議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

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說文元从一

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杜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二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

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
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
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
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
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蓍之數八者卦之
數蓍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
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
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蓍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
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畧謂
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杜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

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
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
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
德没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所禘太皞以木德炎
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
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
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
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
周頌雝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
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月天地者先祖之

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禮

上遡遠祖旁及毁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

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

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无疵癘所謂旣

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

額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

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

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

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

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

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覲諸矦或巡守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于塞外以朝諸矦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矦則于明堂儀禮覲諸矦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收周禮方明而覲公矦伯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改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

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
古義鍼砭俗說有益於學者於書有古文尚書攷二卷謂
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
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眞古文東晉晚出之二
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誣鄭所傳爲張霸僞
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畧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
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
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
康成之周禮韋弘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已
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

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剌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尚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蔿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

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葢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畧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于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

梁于子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賵襚含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廿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

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覘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郎周志也杜程典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

門人記之爾雅以觀于古故又謂之爾雅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十六卷討論古字古言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予嘗論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已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公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盛行於世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有太上感

應篇注二卷證其爲魏晉人所作亦經好事刊刻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予皆見之其周易本義辯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則未之見也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皆布衣通經學江於尙書用功尤專云先生卒於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江先生永傳

江先生永字愼修婺源人少就外傅與里中兒治世俗學一日見邱濬大學衍義補書中多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晨夕諷誦爲諸生數十年楗戸授徒

束修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游京師同郡周編修愉延主其邸桐城方侍郎苞素以三禮自負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荆溪吳編修紱於儀禮功深及交先生質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爲多乾隆壬午歲三月十三日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釋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寔四卷鄉黨

圖攷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辯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辯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鍾律聲韻尤明其論歲實消長日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

衡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鍾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鍾之宮者黃鍾半律後世所謂黃鍾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扗大絃而扗第三絃合于古者黃鍾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國語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太簇曰下宮葢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

瑟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甤賓用小而居小絃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論古韻曰考古音者昉于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益精博然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顧氏分古音爲十部猶未密也眞諄以下十四韻當析爲二部而先韻半屬眞諄半屬元寒攷之三百篇用韻畫然矦之正音近幽當別爲一部虞模部之隅渝驪婁等字蕭豪部之蕭寥匋好等字皆矦幽之類與本部源流各別三百篇亦畫然侵覃以下九韻亦當以侈斂分

爲二部而覃鹽半屬侵半屬嚴添蓋平上去三聲皆當爲十三部入聲當爲八部而三代以上之音始有條不紊也論今韻曰平上去三聲多者六十部少亦五十餘部惟入聲祗三十四部或謂支至咍蕭至麻尤至幽無入聲崑山顧氏古音表又反其說於是舊有者無舊無者有皆拘于于一偏蓋入聲有二三韻而同一入者如東尤侯同以屋爲入眞脂同以質爲入文微同以物爲入寒桓歌戈同以曷末爲入之類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憾也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于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

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攷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于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

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
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
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
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
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
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
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
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已哉陽虎王辰戒都車令癸
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
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

解十二幅之謡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攷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衽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于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
車行矣禮記言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
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歿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尙書秦文恭公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
呈貯館以備采擇丙午年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
先生說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益重其學

戴先生震傳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少從婺源江慎修游講貫禮經
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

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寔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于訓詁一主于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凭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然後求之詁訓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昧者乃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訓詁胡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端曲說而不自知矣又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茍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茍猶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學者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杜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盜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

郎不自表襮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
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
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性
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
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爲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
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歎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
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
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
爲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
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

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乾隆壬午中江南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薄游汾晉間會汾州修郡志朱方伯珪請先生任其事乃博稽史籍駁正舊志之謬謂汾陽於漢為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于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為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寔吉甫又謂黃

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叙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矣地理之不易言也

癸巳歲

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

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廷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攷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訶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攷辯每立一義初若剏獲及參互攷之果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蓺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

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軓注云故書軹爲斬杜子春云斬當爲軹軹謂兩轊或讀斬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斬當從或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輢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轊釋轂端之斬亦非也軹者車輢斬者轂末轊者軸末後代字書幷斬字無之矣祭軓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云自

輈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从九車轍也軓从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音犯若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韻攷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相溷毛君始誤倂二字爲一

與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玄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

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
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
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寘饋於个杜云
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
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闓達亦前堂後
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
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
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
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
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

譏之辭非天王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先生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柱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柱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柱正北極上是

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爲東游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爲南游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世失其傳也

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句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句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句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

句股法也嘗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桄充也六經無桄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桄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義不殊也釋言庥廕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攷證通悟多如此水經注譌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

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
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
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
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雖善
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
者予深贊成其說今
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眞面目焉
先生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等書皆
官爲板行其所撰述有毛鄭詩考正四卷考工記圖二卷
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方言疏證十三卷原善三卷原象一卷

句股割圜記三卷策算一卷聲韻攷四卷聲類表九卷屈原賦注九卷文集十卷則曲阜孔戶部繼涵爲刊行之

漑亭別傳

漑亭姓錢氏名塘字學淵一字禹美世居嘉定之望仙橋曾大父惟亮廩膳生與先奉政公爲從祖昆弟生太學生衡臣有三子彥昭早卒彥輝承輝皆太學生漑亭爲承輝長子甫壯抱而彥輝撫以爲後始就傳習舉業出語便不凡既補博士弟子與諸瀫艅汪絅青王鶴谿王耿仲唱和爲古今體詩卽爲王西莊光祿王蘭泉侍郎激賞然漑亭意慊然猶未足不欲以詞人自命及還拔入成均試

闕下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對策爲通場第一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縣宰而漑亭自以不習吏事呈吏部願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益刻苦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尤有神解體素羸弱夏月常畏寒擁絮而攷辯精到議論風生不假公明三斗酒也春秋五十有六終於江寧官廨漑亭著律呂古義六卷自序云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傂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即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

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即昔人所云夏尺者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累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鬴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

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髍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

郎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其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圜圜周者圜冪之本也以方容圜徑同而周異圜周之有圜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圜周而十之亦即圜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圜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圜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圜周三是冪亦方四而圜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圜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圜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

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圜割圜之術有觚有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圜之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圜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

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毚徽之割圜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圖皆因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尚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圜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圜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圜周者可無割圜也度之亦畧近矣度法絲豪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羃以爲周羃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羃卽圜之徑羃也方之周羃猶圜之周羃也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羃一則方周羃十六而圜周羃十徑羃十則方

周冪百六十而圜周冪百是爲周徑之冪異位而同名大
如是則圜冪至十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
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冪不足徑冪之十倍故反覆之
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圜有舒促何容圜
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
方圜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
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
方圜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圜之自乘圜自
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
也舊唯周徑有冪今則方圜之冪又有冪冪然皆因數以立

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杜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圜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圜七九零也立圜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圜則六爲方而已矣其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即劉歆鐘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即司馬公家周尺亦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

今匠尺校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顏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葢二尺三代同用也蔡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又著史

記三書釋疑於律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它書疏
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
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溉亭據淮南子太玄經證之
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
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畧罕所證明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
晚年讀春秋左氏經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以補杜
氏之闕且糾其謬具所作古文曰述古編四卷詩曰
齋吟稿皆刊刻行世溉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溉
亭七歲相與共學予入都以後溉亭與其弟坫及予弟大
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靳至於古文而止比予歸田

而溉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言好學者
稱錢氏而溉亭尤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中壽而撰述
或不盡傳因仿魏晉人別傳之例述其事目如右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

錢大昕著

傳四

汪南有傳

孔子傳恆之六五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男帥女女從男夫尊妻卑禮之大經乃一介之士束修自好名湮沒不章何可勝算獨爲節婦之夫者言行無所表見而史家傳列女牽連得書以制義之夫子轉賴從一之婦以傳此又理之變也蕭山汪進士輝祖之繼母王氏生母徐氏以雙節旌門子旣爲銘刻之石柱矣已乃

出其所述先人登仕君事狀讀之悚然曰世安得此長者
乎輝祖賢而有文且誠孝人也其言故可信登仕諱楷字
南有一字皆木先世自婺源遷鄞又遷蕭山之大義村君
少從蔣季眉先生學舉子業試不利棄去習法家言既而
日刻深者不祥愳損吾福又棄去爲賈以羨置薄田百畮
屬弟收租入養父母而納貲爲官選得河南淇縣典史典
史主縣獄故時囚之繫者獄卒奴使之食常不飽衣垢不
得滌有病不及時療官數日一至檢獄具它弗問君杜縣
日省囚而問其疾苦獄卒不得苛虐囚無瘐死者丞簿以
下例不受民詞黠者藉事恐猲取其酬上官以其俸薄而

所取少不禁也君自廉俸外無所取常屑蕎麥和米爲飯佐以豆腐羹妻妾親紉箴以給僚友多嗤之曰我輩佐雜欲入循吏傳耶家中豈少麥飯豆羹作官如此不如早歸君乾笑而已亦不與辨壯職八年以親老引疾歸歸則弟私鬻所置田垂盡或言受產者率以博簺句致告之官可復君終不言父歿罄所有營喪葬又爲弟償所負惡少錢生計大窘乃跳身遊嶺南無所遇益鬱鬱遂病歿番禺年四十有六乾隆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輝祖早慧能讀書君隨事啟牖之嘗問兒讀書何爲曰欲爲官即正色曰兒誤矣爲官不如爲人作人好雖不官不失爲人即得官必

不爲人訴詈一日兩窑器墮地薄者毀乃取完者示其子曰若彼厚如此則亦完矣君之立心如此此葢幾於古之不言而躬行者昔漢文稱絳侯東陽侯爲長者周嘉郡功曹耳光武亦稱爲長者行誼是取尊卑奚分予特表而出之其與曹世叔劉長卿之流僅以妻傳者異矣

李靜叔傳

李文淵字靜叔益都人生九月而能言蚤孤嘗詈其師母邢甞之數十乃折節讀書以古人爲師視流輩鮮當其意者補縣學生有名靜叔事母孝就養左右非應試未嘗一日宿于外母多疾而靜叔知醫故母尤倚之歲丙戌靜叔

病母持其手泣曰爾死吾何生爲靜叔亦泣對曰兒無恙
也靜叔蔓雨雹及巳身覺以語妻妻曰聞姑言蔓雹者喪
父母非吉徵也未十日母果病靜叔强起視藥目不交睫
者數日母歿靜叔委頓苦凷間哭無時病遂劇自爲文誌
其墓又月餘死既㕣而蘇煞毀瘠日甚明年春卜葬其母
有日矣先期靜叔復病自度不能送葬日夕哭至嘔血不
止比葬舉家扶柩出惟一醫者守之靜叔不食亦不語閲
三日卒以衰經斂年止二十有六靜叔之兄素伯工古文
詞故靜叔亦好爲古文所著論辨說凡二十餘篇嘗言昌
黎韓氏之說後人陰祖而陽絀之如云性有三品而後云

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葢已分氣質理義而二之
矣後人謂分氣質理義而言性自宋儒始何也呂東萊疑
西銘爲兼愛以其言一視同仁而未及篤近舉遠也然則
原人一篇兼西銘之旨而過之矣後人尊西銘而不及原
人又何也又言唐詩于本朝事每無所忌諱猶變雅之遺
也忠厚如宋而蘇子瞻猶以詩下獄至白樂天爲樂府諷
時政遂召入翰林唐詩所以不可及者豈獨字句之工哉
其議論有根據而不茍同多類此靜叔既沒同學私謚之
曰孝悼子
論曰禮言毀不滅性懼人之過情而忘其身也雖然古之

執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擗踊無數杖而後能起其守禮而不勝喪者固宜有之矣孝子之事親也知盡禮而已生死非所計也予既嘉靜叔之孝又悲其有志于古人之學而天不假年遂以毀死乃爲敘其事毋使無述于後云

奚孝子傳

予嘗讀南史載會稽郭世通仁孝之風行於鄉郡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而其子原平又稟至行宋元嘉中勑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里及游浙東訪永興之故址未嘗不想見其人羅店杜吾邑之東偏今析屬寶山縣故民奚士本秀林以孝行旌門閭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

孝子者秀林歿而其子緝營又以孝稱鄉里稱奚孝子與
昔無異也吾鄉有郭原平而不爲表而出之可乎緝營字
聖輝幼入塾從師受業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
[illegible]然歎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遘
疾[illegible]緝營潛刲臂肉作湯以進母果瘳及授室後
母疾[illegible]復偕其妻朱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旣歿緝
營[illegible]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緝營夜抱父足達
旦父歿哀慟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身
吾敢納粟希頂帶乎兩弟早歿撫遺孤如所生女兄嫁某
氏貧不克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

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刱義學平糶施槥多可紀者寶山令李公元奮田公聯芳皆嘗題扁贈之子增慶亦能亢其宗昔原平爲郡守蔡輿宗所敬欲舉其次息爲望孝史家以爲美談今緝營老矣當事有舉會稽故事求望孝于奚氏其必在增慶矣夫

周山人傳

山人姓周氏韓顥字晉瞻芷巖其自號也世居嘉定城南性磊落不羈而未嘗與物忤家無儋石儲而未嘗以衣食累人讀書不應科舉而於畫獨有神解仿古賢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畫竹與酣落筆風枝雨葉無不曲肖吾邑自

朱松鄰父子以畫法刻竹厥後有沈兼吳之璠周乃始諸人皆精其藝山人更出新意作山水樹石叢竹用刀如用筆不假稿本自成邱壑其皴法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當時以爲絕品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山人多髯而善飲自號髯癡富人慕其畫或致金幣不即得偶然欲畫畫成隨手乞人無矜色人有延致之者或留半年數月或到即辭去嘗游齊魯間與單朱翁交相得朱將往江南山人附其舟歸朱之兒方令嘉定山人不知也抵吳門始知之不告而歸朱令異而訪之避不見逮朱去任卒于

蘇乃幅巾往弔而哭之其介特多此類少時嘗病瘡一夜醉歸逢老叟衣冠甚異出一丸藥啖之五藏皆煖忽失叟所在經久猶有異香自是宿疾盡去終身無纖介之疢年八十餘善飯健步不異少年乾隆三十八年卒年八十九族子笠宇攸山亦工畫山水晚以藝事游淮揚間諸公爭出重價購之吾鄉近日言畫者稱大小周云

方節婦傳

方節婦毛氏常熟方炳先之妻炳先死節婦慟幾絕意若不欲生者舅姑止之曰若死奈兩老人與弱子何節婦乃不敢言比葬將奠于墓所家貧僅以一篋載兩肴而無執

筐者計莫出或欲試節婦志謂曰若能守邪若即執筐行不能守毋徒自苦爲節婦即執筐涕泣之墓上立雨中向墓呼號誓終身爲方氏婦觀者咸太息有泣下者其事舅姑有禮終身無訴誶聲所事姑炳先之後母也以哭子失明節婦晝夜舐之數月一目復明予曰恆益少時節婦教之極嚴嘗曰人謂孤子當姑息吾意殊不然子不才而貽先人羞乃不如無子也節婦年二十九而寡至九十七乃終子孫遂昌大矣雍正元年有司上其事於

朝有

詔旌表建坊于阜城門外乾隆二十二年節婦之孫春熙

以進士官吏部請假省父母拜節婦于堂上時年九十餘
視聽猶不衰僉曰節孝之報也以孫貴
推恩累贈宜人
論曰予聞常熟梅李鄉有方孝子煥先嘗封股醫其父問
之吏部乃知卽炳先弟也夫子事後母能得其歡者尠方
氏之後母哭子至于失明知炳先之善事其親矣節婦能
成其夫之志事尊章撫藐孤支持數十年以昌其後其高
行妄可及哉

夏烈女傳

烈女夏氏吳縣廩貢生開鑾之孫儒士洴之女世居太湖

濱之金墅鎮幼有至性父母甚愛之許字長洲韭本石某
昏而本石夭烈女聞之即不飲食母令之食以不飢對母
察其舉動如常時弗之防也其夜母已就寢烈女易衣裳
縫紉上下連屬訖搴母帳視之母問見何不睡曰欲再看
吾母耳又至弟妹所泣下若將別者歸至房自經家人莫
之知也詰旦尸未啟母呼之不應排闥視之大駭比斂顏
色如生衣領間微露紅紙出之則王氏聘帖也時乾隆十
四年四月廿六日年二十有六又六年本石兄衣言迎其
柩合葬烏龍山之南麓癸丑秋顧子禮璜爲予述其事去
烈女之歿四十餘年矣

論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女而未嫁聖人固不以從一之義責之也而或終其身不肯字甚且甘以身殉彼其誠一之至視死如歸務求乎心之所安是亦巾幗中之夷齊矣夫孝與節一也女之孝者莫烈於曹娥先絡是兩女者豈非可以無死者哉君子不強人以所難而尤樂道人之善此予所以賢烈女而樂爲之傳也

施節婦傳

節婦朱氏　人處士企汾之女年十五嫁國學生施鎬元鎬元長節婦五歲幼有羸瘵疾數咯血久之疾且殆節婦手自調藥焚香願以身代終不起節婦痛夫不年且無

子泣不食舅姑撫之曰汝夫冢嗣也巽時聲洪有子當以後汝汝其勿悲聲洪鎬元仲弟也又六載而聲洪生子克仁既晐而名卽養于節婦所克仁稍長就傅還必問書所讀何書燈下課之覆誦節婦紡棉花遲之書聲與軖車聲常相答也其事舅姑甚謹姑疾侍左右不解帶者三年及卒號泣曰吾早寡依姑以活姑死何以生爲每朝夕奠輒嗚咽失聲族鄰咸哀巽之節婦今年四十有六歲守節者三十年

論曰古之稱婦德者曰德言容功而節義不與焉不得已而以節義稱非女士之所樂聞也雖然共姜之詩列于經

班昭之誡著于史以閨閣之賢而令后天姓氏藉以不朽其榮多矣施上舍聲洪博聞者古與予善爲述節婦事甚備故采而著之施氏世居吳縣之洞庭山今爲嘉定人

節行錢孺人傳

孺人姓錢氏嘉定縣外岡里人歲貢生巢縣訓導嶙之曾孫太學生衍之孫太學生楷之女而寶山學附貢生朱鐘勲之元配也幼而端靜不苟言笑祖母曹太孺人特所鍾愛八九歲通孝經及女誡稍長習鍼黹不假女師自然精妙其歸於朱也事尊章以禮親鄰咸稱爲賢婦鐘勲耆古能文有聲庠序讀書率至夜分孺人親縫紉或紡木棉篝

燈相助未嘗有勸色洎夫亡孺人方娠慟哭誓以身殉婚
王太孺人力止之越三月免身泣謂姑曰吾事畢矣撫棺
一慟氣息垂盡亟延醫診之曰心脈絕矣遂卒年　十
子淮太學生

太史氏曰孺人於予爲族姊予幼時隨侍先奉政公館族
父家孺人尚在室所居甚偪仄言笑之聲未嘗聞於外足
跡未嘗一踰閾也古者嫠婦稱未亡人蓋同穴之誼勇於
速死孺而芳盛年家計饒裕而志在從夫地下之死靡悔
其節行有足多者紀之彤管何謝古人哉

吳孝婦傳

吳孝婦徐孺人先世自錢塘遷於吳祖大晟
誥授中憲大夫父宗潮早世孺人幼習詩禮有識度大父
欲試之召諸女及女孫輩陳珠琲于几令各自擇取孺人
最後取其下者年十九歸同邑國學生吳廷鍠事舅姑如
父母姑嘗遘危疾閱數醫不能治孺人潛取金刀劙臂上
肉二片急投湯劑中血流霑袖姑服之得瘥孺人初不自
言也及姑歿哀戚盡禮率娣婦持門戶壹遵先姑遺規兩
小姑在室撫視教導以至遣嫁雖慈母弗是過焉敬事夫
子內政嚴飭所生子女雖甚愛有小過未嘗假以詞色每
誡諸子曰汝曹讀聖賢書勿視為口頭語出言毋誑坐立

勿跛倚小節不謹卽下流之漸也性寛厚善遇婢使壺外
不聞嘶詈聲於乳媼之子必時其飲食曰若舍若子而食
吾子吾忍飢若子乎年三十有二卒時乾隆四十四年四
月二日也有子三人嘉泰長洲縣學生嘉濟嘉源國學生
季子嘉涇側室所生也
論曰自唐陳藏器本艸拾遺言人肉可療瘵而刲股者遂
不絕於史冊獨昌黎韓氏排之以爲毀支體非聖賢所爲
是大不然夫忠孝一理也納肝漆身之事聖人未嘗爲而
後世罕有議其非忠者何獨於親而惜其肌膚況肌膚本
受於親者乎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重責人以忠而

靳子人以孝非持平之論也昌黎之論特謂朝廷不當旌門以表異之耳匹夫匹婦行孝於家豈冀異日之褒揚而爲之雖不旌其門其孝自不可沒也嘉泰從予游有志讀書偲其母懿行弗彰請予爲之傳予故題之曰孝婦亦遵前史之例云爾

[illegible]

潛研堂文集卷四十一

錢大昕著

碑

杞王廟碑

由嘉定城而南五十里吳松江之陰有杞王廟者祀漢紀將軍村人奉以爲土地之神吳俗祀土地神多稱爲王曰杞王者從吡俗之稱也謹按王以身死事免漢高帝于大難智勇忠義赫赫在人耳目滎陽立廟祀之世世血食若大江以南疑王生平足跡所未至者予讀陸務觀渭南集載乾道元年直敷文閣知鎭江府方滋言府故時祀紀侯

爲城隍神莫知其所由始然實有靈德以芘其邦人願有以褒顯之有詔賜廟額曰忠祐則王之廟食江南由來舊矣紀出自姜姓子孫以國爲氏漢初有紀成者與王並爲將軍一死好時一死滎陽史漢皆不爲立傳莫詳其里居世系成子通以父死事侯襄城而王之後嗣無聞意者史家表次功臣猶有漏落歟抑以無後而賞不及歟將漢誠少恩妨功害能之臣抑其賞而不行歟然傳靳蒯成之傳具在讀史者罕能誦其全文獨王之事閭巷皆能言之可知垂名之遠不在乎列傳與否襄城之侯閱四世以無後國除而王廟食百世始自滎陽逮于江左又知食報之長

不杜乎得侯與否也然則天之所以待忠義者固不厚乎予少時授徒塢城東顧氏往來過斯廟拜謁神像肅然起敬屈指垂三十年矣乾隆甲午夏村中耆老寓書京師令予文其麗牲之石因作神絃曲俾春秋歌以侑祀其辭曰

神之來兮雲閒風颯颯兮晝寒黃屋兮左纛呼万歲兮前導憤王兮重瞳玩之兮掌中身雖焚兮不朽立廟食兮長大江之南兮東海涯黿鼉游兮無不之聰明兮正直尸而祝兮社而稷神具醉兮福我民俾孝弟兮睦婣不鬬兮不訟朝出耕兮夜誦木棉黃兮藍艸青嘉穀蕃兮蟲不螟操豚蹄兮報祀歲其有兮自今始

甘肅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宋公神道碑

公諱弼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仕明至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曾祖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郯城縣教諭贈儒林郎父來會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試恆屈其儕故事學使者間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各一人貢成均自郯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未逾月 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以父憂去職服闋還朝充 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

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還朝署　日講起居注官扈從
南巡宣示　御製詩輒與賡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
同事十數人皆公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
隨人俛仰酒酣縱談古今意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道
也錢塘梁文莊公總裁書局論議或與公不合公往復辨
證必盡其說文莊始雖愠而卒推服之二十八年　御試
正大光明殿引　見有　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諸公
合詞奏公學問篤實著述專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
故三十年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鞏秦階道陛辭
召見奏事大稱　旨到官卽往伏羌徽禮諸縣察地震

民被災者振之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杜嘉峪關內七十里當西域孔道使者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百篇募民願徙烏魯木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遣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匿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殊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以供巴里坤軍用初未有定數也州募商煉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荅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續得磺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

司以州擅動庫銀所貯磺無所售日久且黴敗將責償于官吏公檢州庫舊磺經三十餘年黴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鎮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磺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開烏魯木齊遣人購磺肅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鎮兩標歲取磺肅州州見貯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鎮皆于蘭州買磺州存磺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予之則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擢甘肅按察使下車

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惰爲
殿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恒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
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笞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陛見旣
得　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遘疾十月二十九日卒于
寓舍春秋六十有六斂其槖無餘財故人子知洛陽縣張
君映台實經紀其喪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間登館閣二
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
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于官民者排羣
議爲之一矯俗吏媕婀骫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
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訾儒生迂濶不通世

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撰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二卷家故貧教授生徒自給旣貴弟子著錄益衆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恒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濼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教人爲文尚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比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羣鬬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亦一時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于馮家砦

祖瑩之次先期公之長婿張予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猗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西國右臂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徒官亦遂生也直視松檜鬱佳城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鎭守江南狼山總兵官左都督前提督廣西全省軍務總兵官許公神道碑

鎭守江南狼山鎭總兵官前廣西提督易州許公之葬其

孤子宏猷清猷猷宣猷等既請禮部侍郎倪公承寛爲銘納
隧中復踵予門泣請文其神道之石予以內直無暇久不
克爲而清猷等請益勤乃列公生平言行尤著者俾歸勒
石以慰孝子之思公歙人也自曾祖榮祿公始徙保定之
滿城後又徙易三世皆以公貴封贈階至一品公以乾隆
元年登進士授
御前侍衛歷江西贛州左營遊擊廣信營參將廣東督標
左營參將肇慶協城守副將調廣東督標中軍副將以太
夫人憂去官服除補湖北黃州協副將擢鎮守江南壽春
總兵官調江西南贛總兵官遷提督廣西全省總兵官以

公事詿吏議當鐫級仍授江南狼山總兵官積階至榮祿
大夫春秋六十有一終於通州官舍公敭歷中外三十餘
年精勤如一日文武僚屬皆推誠相與終始無間言視兵
民一體未嘗以刻覈從事其在廣信遇歲旱米價翔踊民
待賑者十室而九郡守適以事它出知縣不敢任其事公
遽以狀白行省出積穀數千斛減價糶之民乃得安在肇
慶日增城民王亮臣等聚眾謀逆公奉制府檄入藍分華
峯諸山塲搜洗巢穴皆駢首就擒無一漏網者公初莅贛
州有威惠及總戎南贛兵伍聞公至皆相戒曰勿欺許公
粵西左控交趾右界滇黔蠻獠錯居瘴癘時作公巡歷兩

鎮七協及諸土司關隘卒兩歲而徧輕裝減從未嘗以供
億蓺累柳州州駐節之所秋冬恆多火災公閱城廂內外多
艸舍而兵士所處什居六七即奏請支公庫生息銀假與
兵士令各以陶瓦覆屋行之數年火患遂止公又以効力
武舉難以得缺因與制府議計通省千把出五缺之後補
用武舉一人又以粵西距京遼遠部推武職到任動輒經
年事多稽閣奏請照它省預保之例得
旨允行大兵之征緬甸也
詔粵西協濟戰馬先後凡二千餘匹公督率所屬具芻茭
以次遞送又致火藥數萬斤並如期而至公又陳請赴永

昌軍營自效
上以粵西要地資公彈壓
優詔不許公在狼山夏旱率屬步禱烈日中已而得雨盛
暑親至海口呂四場閱水師戰船教以陣法竟以積勞成
疾至不起嗚呼可謂勤于王事也已公事親孝方在宿衞
聞父榮祿公之訃一晝夜馳三百餘里至家號慟欲絕季
弟蚤卒撫其孤如己出居鄉恭儉退讓嘗訪友郊外乘一
騎一童子自隨見者不知爲貴人也其它敦交好義多有
可稱述者不具書公諱成麟字瑞符號慶堂考抒智祖考
天霖曾祖考有倉皆未仕夫人同里崔氏生子二人國學

生宏猷附貢生清猷側室畢孺人生子二人國學生宣猷
徽猷女四人皆適士族孫二人元會保定府學生元愷曾
孫一人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桓桓許公萬人俊敦詩説禮學自奮胸藏六韜演入陣對
策大廷科第進宿衞三殿恭以愼進止位不失尺寸宣力
江右初啟軔分閫嶺外益有聞
帝眷優握擢方鎭肘後常繫斗大印令肅千軍整輾靭惠
孚百城頌齮齕灘江清湲狠山峻紀公威德磨不磷服官
千載篤忠藎甲子甫周數何靳佳城鬱鬱松柏隱我文紀
實可傳信

封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王公神道碑

大昕弱冠後即從當代賢士大夫游竊取其緒論得粗知古人立言之旨其交最久而莫逆於心者則今大理寺卿王公昶也所居相距不百里嘗扁舟往訪升堂拜母修子姓禮大理嘗語予曰吾先子志希古人不求聞譽于世每言孔門四科言語政事文學皆祉德行之次顏子居陋巷終日不違如愚孔子獨贊其賢謂羣弟子莫能及漢黄叔度徐孺子管幼安皆終身隱約而行誼祉三公之上葢行之修者於人世文章功業有弗藉焉而富貴利祿更無足言矣大理又言某就傅後每夕先子輒授以通鑑事十數

條次夕令覆講必精熟乃已又取古來名臣碩儒自屈子
而下訖于明季凡百有二十人手錄其本傳俾誦習之題
日百世師錄某謹藏篋中月讀一過手澤尙如新也大昕
旣重大理之賢因是知其淵源有自大理以進士　召試
入官典司樞要出參滇蜀軍事飛書艸檄出入矢石間者
十載及愷旋敘功進登九列以文臣　賜戴孔雀翎恭遇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覃
恩誥贈其考資政大夫大理寺卿加十四級今春從
駕有事
泰東陵還朝乃上書陳情請假歸治先人窀穸事

天子嘉許郎於二月奉太夫人還里門卜以七月壬辰葬資政公于崑山縣之雪葭灣以元配陸夫人祔從先人之兆也先期具書狀請大昕爲文表於神道昔歐陽子瀧岡之表自爲之文大理今之歐陽子也乃不自爲而求之友者謙也中朝鉅公之能文者多矣獨求之家居退閒之故交欲其可信也大昕雖不文其何可辭謹按資政公諱士毅字鴻遠曾祖懋忠自浙江之蘭溪遷於青浦城西十八里珠家角葢杜泖水之陽祖之輔考璵皆以大理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公九歲而孤奉母沈太夫人日必具酒肉自奉則取其最觳者飼伯兄出爲人後而貧不自給常分錢米

遺之仲兄沒無後公歲時設主祭必泫然流涕其治家有
法婢子年十四五以上不令侍左右既長貧不克贖者還
其券而遣之里中無賴子挾小嫌過門戟手罵遣人謝之
弗與校好行善或授以功過格守之數年忽曰此道家言
也儒者自有法乃擇六經語類而列之以爲謹身寡過之
方其目十有二自是動中規矩行無瑕尤幾于古之不言
而躬行者公卒於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春秋六十四
初贈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再贈奉直大夫吏部
考功司主事加一級三贈至今官娶陸夫人後公　年歿
春秋　十有　初贈孺人再贈安人三贈夫人側室錢氏

初封太孺人再封太安人三封太夫人有子一人即大理
公也孫女一適吳縣監生嚴榮銘曰
圓淵之水黝而深清沖然善下潤物無形允矣君子如水
不竭潔匪近名虛能容物以古爲師與天爲徒環堵蕭然
樂亦壯吾德修于身克昌厥後
綸誥鎣章褒及祖考井椁既卜樂哉斯邱鄉里聚觀車前
人騶富貴匪榮文行是尚飲水知源百世是仰

詹事府詹事盧公神道碑

詹事盧公之葬也其孤孫達蔚不遠三千里踵予門求文
志其墓又請爲文刻諸墓道之石某舉禮部試謬爲公所

薦及登館職公又爲教習既而同直講筵同列學士公嘗舉歐公與王禹玉事作詩見贈又嘗置酒召門下士從容言身後之文當屬之錢生荏苒二十年公久歸道山而某亦衰病脫朝籍者數年矣言猶在耳其敢忘諸謹按公諱明楷字端臣晩年以鈍齋自號世居贛州之寧都縣今縣升爲州直隸江西行省故公爲州人由選拔貢生中順天鄉試授翰林院待詔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讀又遷侍講學士復左轉侍讀進右春坊右庶子復爲侍講學士此公之資歷也初入 武英殿充校對後由纂修提調而至總裁官初入詞館協修記注尋爲 日講起居注

官由署而充在講幄十有四年嘗預刊修經史及律呂正
義續文獻通攷昭忠列傳皆爲纂修官主陜西河南兩省
鄉試及順天武鄉試及同考會試總裁武會試教習庶吉
士稽察右翼覺羅官學提督河南學政此公之差遣也諸
館纂修官皆詞臣久次者爲之公以貢生校刊經史特與
纂修諸公一體列名公爲庶常日遇慶典推封祖父同輩
壓得從六品階公獨以前修書議敘加級得五品誥樂部
向以諸王部院大臣兼領公壯侍讀奉　旨撰擬樂章特
兼樂部行走其爲學士也適閣學多奉使壯外郎命公直
內閣代閣學批本此公之榮遇也公少而孤露苦志植學

以成其名博習經史蘊釀爲文詞法度必準先民相國蔣文恪公慕其名延致之凡經進賡和之作多屬公點定在詞館遇大典禮進賦頌輒爲諸公傳誦尤精於律呂淸濁高下審辨不失絫黍所撰樂章播之管絃列於法部此公之文藝也公於制義鑒裁精審每入棘闈校閱惟恐不及故所甄拔號稱得人在中州視學抑浮競崇實學所選拔士皆擇其名實相副者此公之鑒識也公和平樂易善戲不虐雖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肰審于義利之辨苞苴之餽不至其門梯媒之語不入于耳家無長物而曰不曰貧尊師重友久要不忘旣沒而故交知舊多行哭失

聲者此公之厚德也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八日終
于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其葬以乾
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夫人曹氏祔焉其世系子姓
之詳則於墓志見之故不復書銘曰
金精翠微峨峨百丈是生偉人儀觀儁朗囊括百氏擷其
菁華大放厥詞而法而葩有司拔尤升之太學遂直內
殿經史分校律呂之編公與孜稽荀阮房范宿悟與齊邁
舉京兆待詔禁苑擢第南宮載登三館螭頭侍直職推記
言曲江風度中朝聚觀再踐學士論思清切出持冰鑑入
趨瑣闥

天子有命汝長宮僚文學侍從班資最高公今已逝公名
不沒茶山之詩容齊之筆陽都城南鬱然新阡達者有後
相爾嗣孫

宗人府丞曹公神道碑

宗人府府丞汾陽曹公學閔之葬禮部侍郎朱公珪旣爲
銘其藏而公子錫齡䄍齡復遺書請予文其麗牲之石予
與公同登進士久而以道義相取譬諸艸木臭味無差池
也公又嘗稱予文以爲有法述德感舊後死者之責其何
敢辭謹按公字孝如號慕堂曾大父復琦大父應璽父曰
英皆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太僕寺少卿加一級公幼孤勤

苦自立舉辛酉科鄉試甲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壯
館六年授檢討即充　武英殿纂修官以院長奏入院辦
事改補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時準噶爾回部初入版圖公
奏請增修　大清一統志以昭　本朝畏懷之盛有　詔
允行轉刑科給事中又轉吏科掌印給事中會三輔亢旱
公奏請清理刑獄將朝審三次緩決人犯減等發落即日
召見下　詔施行公壯臺垣八年所陳奏皆有關　朝廷
掌故及於民生吏治有裨益者累擢鴻臚寺少卿光祿寺
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初公壯給事言會試舉人
宜徑由州縣出結送部以防展轉需索事下　禮部議格及

是復奏申前說　上以卿寺無言事之責且近明季爭
辯陋習下部議降三級用頃之復補鴻臚寺少卿䢕
熱河　召見詢歷官本末甚悉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
天子剏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而公昔於御史時曾以
此事入告　上憶公前奏　特旨嘉獎令吏部於應陞
缺出請　旨擢用明年正月　詔於　乾清宮　賜千叟
宴公年六十有七得預有　御製詩刻及鳩杖文綺之賜
尋擢宗人府府丞稽察覺羅右翼宗學九寺列卿惟宗丞
班次最高公由學士躐次得之實異數也公體素羸弱中
歲得導養術神氣完固而素不耐寒嗽逆時作遂有止足

之志是歲十月陳請解任　詔以元官致仕公性耽山水
未第時往來吳越縱游東南諸名勝及登仕籍三十餘年
公事之暇輒與三四知已出國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祕魔
厓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或策蹇行冰雪中觀者以爲神
仙中人治家質素金玉玩好之具不陳于側午後輒帰地
焚香觀心調息超然有塵外之想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
中界限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
人可交矣詩文皆攄寫性情不事藻飾晚年課子讀書尤
以浮華馳逐爲戒故諸子咸以文學自奮公雖移疾脫朝
簿而長子方官詞垣侍養如意公既樂而安之因令次子

旋里營菟裘爲終老計既而喘嗽加劇以乾隆五十有二
年十二月八日終於京邸春秋六十有九夫人任氏丁酉
科武舉宗讚之女長子錫齡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次視
齡己酉　恩科進士戶部額外主事孫八人汝淳汝瀾汝
淵汝沆汝洵汝湎汝藻汝渟孫女五人公學行誠篤未嘗
徼許求名而居家蒞職清愼無玷當代名流咸慕與之交
而介然不可干以私杜都下時正陽門外失火延燒數千
百閒鄰里焦爛殆盡獨公屋巋然無恙人以爲厚德之報
云銘曰
宗正之司總以維藩丞哉其貳三品崇班堂堂曹公樂易

𥘉白木天瀛洲柏臺梧掖㪺歷五寺遂陟宗卿介不絕俗

直非近名公有封事

天子嘉只公旋引疾

天子命只知止不殆老氏所云葆眞恬惔以養谷神憶同

唱第二百四十唯公與我氣同志合聞義相告有過亦規

四海元伯千秋鐘期恆榦雖辭令譽長杜馬鬣是封過者

下拜